

度,就是一条划在“两端”之间的“适中”之线。适中,即恰当、合适、正好——多了过度,少了不够。

两端之间,想找出“度”来,并不容易。“度”是变量,具有一种“确定的不确定性”——知道其存在,却难以寻找其确切状态。

度,虽难定性,却可描述。

“度”在“过与不及”之间。“子曰:‘过犹不及。’”(《论语·先进 16》)度,就位置而言,不是一个不偏不倚的正中,而是一个恰好合适之位。

“度”在不早不迟之间。《中庸》:“君子之中庸也,君子而时中。”(《礼记·中庸》)度,就时间而言,不是一个确定之时,而是一个恰当之时。

“度”在“一张一弛”之间。《礼记》有言:“一张一弛,文武之道也。”(《礼记·杂记下》)度,就强度而言,不是一个恒量,而是一个有规律的变量。

“度”在“无可无不可”之间。孔子说:“我

寻“度”

钱 宁

则异于是,无可无不可。”(《论语·微子 8》)他说自己与诸位古代贤人的不同之处,就在于“无可无不可”。又说:“君子之于天下也,无适也,无莫也,义之于比。”(《论语·里仁 10》)意思是君子行于天下,只要有“义”的指引,没有一条路一定要走,也没有什么路一定不能走。度,就路径而言,并非只有一条,而是行之成道。

“度”在“为与不为”之间。“子曰:‘不得中行而与之,必也狂狷乎?狂者进取,狷者有所不为也。’”(《论语·子路 21》)以此推论,中道而行者,必有所为,也必有所不为。度,就实质而言,是“为”与“不为”之间的一条界线。

今天面临的挑战是,我们能否通过量化计算而找到“度”呢?

“度”的存在,意味着“两端”之间某一个

最佳点位,对两端而言,都是一个可能的最优选择。这个点位,能否获得数理证明,并以公式推算出来?就像黄金分割比例一样,不但被证明确实存在,还能计算出其比值为 1:0.618,或者,像约翰·纳什那样,通过证明均衡点的存在,为博弈论奠定了数理基础。

数理上的论证,或许极为复杂,实践中,却不是难题,以市场交易为例,任何交易必须在买者和卖者之间完成,只要不是“强迫交易”或“欺诈交易”,对交易双方而言,都是找到了一个对自己“合适”的价格。这一“合适”价格,就是双方之间的“度”,找不到这个“度”,交易便不可能完成。同样,市场中,供给与需求为两端,两者的平衡取决于价格的调节。除非人为操纵,价格的涨跌,都是“适度”的。可见,市场经济中贯穿着中庸之道,而“百姓日用而不知”(《易传·系辞上》)。

未来,如果能找到“度”的量化计算公式,那么,“中庸”就真可以成为“常行之道”了。

渔港夜色

陈炳元

站在长兴岛的东南端,头上是散着融融银光的半轮新月,眼前是浩瀚无际的江流海浪。矗立在长兴横沙两岸的两个高大的输电架,像两个隔江牵手的巨人,连接着两岸的人气和地气。白天滨江大道上施工的喧嚣听不到了,渔港显得异常的安谧和宁静。沿着滨江宽阔的临水栈桥慢慢地向北走,眼前展现的是一幅渔港夜色的美丽画卷。

雄峙江边,镌刻着“长江第一滩”的高大碑柱,正谛听着江流微波的声响。滨江公园里,婆娑的杨柳,摇曳的枇杷树,盛开的月季,还有那一片绿茵茵的草坪。树丛中,不时传来小鸟嘻嘻的梦语,还知道是在叙述白天旅行的惊喜,还是述说明天飞越江面的远行大计。五个规模巨大的新建渔港码头灯火通明,像五个高矮不一的年轻小伙,向江心伸展出宽阔而平坦的长长栈桥。码头不远的江面上,停泊着四五条油漆一新的渔轮,看不清船名和船号。走到码头栈桥的尽头,仿佛对面横沙岛的江岸伸手可触。横沙最大的集镇——新民镇的一大片灯光隐约可见。回首西岸,“横沙渔港”的霓虹大字赫然在目,渔港大楼在月光下显得静谧而神秘。

我一直疑心那美丽的少女取错了名字,建在长兴岛这边的渔港码头,为什么要叫“横沙渔港”,横沙完全可以借国家政策改变的东风,避免渔港取名的尴尬。

夜风隐隐约约地送来了横沙新民镇上的歌舞音乐,是小提琴协奏曲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的优美旋律,乐曲在江东那一片迷茫的月色中,跳跃旋舞,在月光闪烁的江面上起伏徘徊,把人们一个个送入美丽而幽深的梦乡。

“呜——”东北的江面上传来夜航的轮船悠长的汽笛声,一艘几万吨级的巨轮,正从长江大桥的航道中穿出,像一幅移动的海市蜃楼,闪烁着明丽的灯光,拖着长长的光影,向着东北方的大海,渐行渐远,终于变成一个宁静的光点,消失在天水迷茫的夜色中。

渔港的夜,委实神秘、宁静而美丽。

何以解忧,唯有乒乓

张重光

球场上有句流行语:球是圆的。

这话说了等于没说,但这话却被很多人奉为至理名言,说是让人从波谲云诡的球场联想到捉摸不定的人生——

球是圆的,球场瞬息万变,意味着任何想象不到的事情都可能发生;球是圆的,意味着圆周率永恒而机会往往只在千钧一发之际……

我没那么多联想,但感慨却不少。作为乒乓爱好者,我为“国球”感慨:球是圆的,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,风水轮流转啊——球还是那个球,只是日月既迁,不可复追,今日的掌声已然替代不了昨日的痴迷。

如今,丁宁拿十次世界杯,国人的兴奋度还不如李娜得一次澳网冠军;人们为了丁俊晖的逆天一杆拍案叫绝,却对马龙的大满贯满不在乎。

如今,如果网聊,你说,下了,去打球了,接着就得老老实实说明打的是乒乓球,像是把丑话说在前面。这年月,高调说自己去打球的,不是打的高尔夫、斯诺克,也应该是网球、羽毛球了。没人会觉得打乒乓球是值得嚷嚷的。糟糕的是,你一旦招认打的是乒乓,人家就马上“哦”一声,直呼你老爷爷了。不知从哪一天开始,乒乓已然成了老年人的标签——不是七老八十,也是年过半百、临近花甲。好像只有上了岁数的人才玩这种弱不禁风的塑料玩意。

事实也确是如此,在很多乒乓球馆(尤其街道文化馆),几乎清一色是年过半百的老人。

正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游戏版本,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运动热点。我们这代人忧国忧民,何以解忧,唯有乒乓。那是一个“全民皆兵”的年代,不一定人人挥拍上阵,却一定家喻户晓。尤其世乒赛期间,每天吃过午饭就有人开始等候晚报出笼。队伍队伍不见尾,一排几小时。其实人们已经从电台知道了输赢结果,偏还要从报纸的字里行间了解全部的细节。

我常想,假如当时换了是中国足球队一役成

夜光杯

宫拉大提琴的林同学,也是个乒乓迷。我们相约乒乓馆,想趁大家忙吃饭的当儿填个空。可是却好几次遇到比我们早一步赶到的。眼巴巴看着憋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期盼一下子化为了乌有,哭的念头都有了。

忽然有一天林同学悄悄带我来到一个同校的同学家。偌大的天井居然静静地搁着一张九成新的乒乓球桌。同学家拥有整幢院子,房间都在二楼,他只是跟我们简单地打个招呼就上楼去了。偶尔也看到他母亲及哥哥在上面走眼探出头朝我们张望一眼,每回我们想亲热地叫唤一声都没机会。还有他身材高挑的妹妹,回家进门便径直上楼,从不跟我们打招呼。起先我们还非常拘谨,大气不敢出,但打着打着就忍不住闹出声响,为赢球欢呼,为输球捶胸顿足,甚至拍桌子。就在我们玩得忘形时,同学在上面探出头来,示意我们不能发声。于是我们再不敢嚷嚷,闷打。临走,我们也不敢上楼向那同学告别,悄悄溜走。这以后我们又去蹭过两回,玩得忘形了,又嚷嚷起来,又被警告,只好有闷打。这以后再不去打了,也不是那同学回绝我们,是我们对自己没信心,好像一到那张乒乓桌就显得很没教养。

长年的“乒乓桌恐慌症”曾经让我许下心愿,以后搬个大房子,一定将其中一间辟为乒乓室,置一张标准的乒乓球桌,约一两个乒友来切磋球艺。

没想到前两年乒友老张在搬新居时先我一步实现了他的心愿。他搬的二房一厅,虽说不是太宽敞,但他仍辟了一间专做乒乓房,还买了一架发球机,很难想象他是怎么说服家人的。他邀我多次,我最终还是没去,一想到以前在同学家打球的经历就有点心理障碍,怕自己玩得性起又大喊大叫,原形毕露。一把年纪了,丢不起这张老脸。

我的业余五段来历

诸雄潮

我对自己的围棋“业务”有所肯定,因为我有围棋业余 5 段的证书。我简称为“业务”(业 5)。“业 7”就是世界冠军了。“业 5”自然也十分的得。

其实,我的围棋实际水平约为业余 3 段。有一次,中国围棋队女队的王磊教练来中央台教学,在多面打的情况下,授五子我可一争胜负。更早以前,全国大学生围棋冠军授四子,我取胜。采访世界冠军常昊时,他得知我的这一成绩,授予了我围棋业余 3 段棋号。

两年后,又一次采访常昊。因有上一次的了解,此番相谈要更深入一些。1976 年到 1979 年,我上中学,因有一张上海卢湾区图书馆的借书卡,每周都去借书。借完书,就在阅览室里看《围棋》杂志,所以了解一些围棋界的情况。相谈时,我把一些从杂志上看来的趣闻告诉了常昊,也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印证。他说,这些故事他都没有听说过。那个时候他只有一两岁呢。采访结束后,常昊说,要授予我业余 5 段。业余 5 段属于二级运动员,高考可以加分。常昊说:诸总你已早早从复旦毕业,不用加这个分。我说,我的实际水平离业余 5 段还有距离,况且一般业余 5 段都是要打出来的。常昊说,单凭你所知道的那些围棋掌故和在新闻领域对围棋的普及与推介,授予你业余 5 段完全应该。这样,我就拥有了围棋业余 5 段的段位证书了。

自从成为业余 5 段,我不敢与人下棋了。我赢了人,属于正常。赢我的人,把战胜业余 5 段挂在嘴上。久不下棋,我的围棋水平迅速下降,大概只有业余 1 段了。好在段位是永久的称号,所以只好抱着证书避战了。

磨剪子

卖米酒

藏书票-民俗系列

宋刚作

青春万岁

李珏

春日,去同学家小聚,话题依旧绕不开青葱的大学时代,各种好事趣事,是佐酒的最好小菜。说到兴头上,主人家献宝似的捧出一大摞《大众电影》,大伙儿呼啦啦上前哄抢,发现居然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杂志,恰与我们的大学时代契合,一帧帧照片、一个个明星、一部部影片,仿佛穿越般,倏忽唤醒了我们对于那个年代的所有美好记忆。

当然不会忘记——大学的毕业论文,我选择的就电影文学。中文系的女生,确乎都有些浪漫情结的吧,而电影文学则正中下怀,可以让我在影片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中信马由缰,更可以放下作业、无所顾忌地去影院看片。记得当时正值影片《青春万岁》上映,因为跟“青春”有关,所以同学们都很踊跃。已经不记得当初的观感了,只记得两点:一是眼睛一直盯着屏幕上某个角色,因为那个是我中学里的好友,很幸运地被摄制组选中了;二是,女主角杨蕾云的朗诵词,堪称经典,即使是在时隔三十多年后的今天,依旧会叫我们怦然心跳:“所有的日子,所有的日子都来吧,让我们编织你们,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,编织你们……”这样的豪情万丈、这样的浪漫情怀,正是我们对于青春的最好记忆了。

同学的先生是老电影人,年长我们几岁,见我们陶醉于《青春万岁》《女大学生宿舍》之类的“学生专题”,不免提

青春万岁

李珏

醒我们:说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影片,全民记忆深刻的还有一部——《庐山恋》。哦,那是当然!据说庐山的剧场每天都在循环不断地播放此片,至今已有近四十载,这个堪称电影史上的佳话了:一部影片、一座名山,就这样留在了一代人、甚至几代人的记忆之中。

喜欢《庐山恋》的人,都有一个相同的理由:喜欢她带来的“春的气息”。恰如其分地说,这是一部与“春天”休戚相关的影片。且不说故事的背景透露出的盎然春意、抑或是影片对于十年禁锢的电影人观念的开放,单从庐山的景色来看,确乎就是春天吧。女主角一套套叫人眼花缭乱的“行头”,给生长在清一色蓝卡其制服时代的我们,不仅带来了视觉与心灵的双重冲击,更让年轻的我们立马仿效,自此,进入“街上流行红裙子”的斑斓时代。当然,女主角与男主角的爱情故事,更是叫人津津乐道了,尤其是那蜻蜓点水的一个吻,简直是爆炸性的新闻(这个,当初是叫“突破”,现在是叫“看点”)。

平常的同学相聚,因为一代人相同的体验,竟演绎成了“八十年代电影回顾专题”。寻找青春的印记,也感慨曾经的青春,因为这个时代的变革,所以那么好、那么值得拥有。

灯谜又名“春灯谜”,简称为“春灯”或“春谜”等,明请看本栏。

十日谈

春之声系列之一 读春记

灯谜又名“春灯谜”,简称为“春灯”或“春谜”等,明请看本栏。